

柴 霍 甫 傳

蕭 賽 著

文 通 書 局 印 行

文藝叢書

柴霍甫傳

蕭 賽 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貴陽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上海第一版

文藝叢書 柴霍甫傳 一冊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肆元貳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 蕭 賽

發行者 華 問 渠

印刷所 交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柴
霍
甫
像



目次

第一章 樂隊的夢也只好瓦解了.....	一
第二章 在泰甘盧幾年清貧的生活.....	一〇
第三章 你是憂鬱的月亮.....	一七
(一) 在莫斯科.....	一七
(二) 在伏斯克里辛斯克.....	一九
(三) 在塞肯斯卡病院.....	二〇
(四) 在西維尼哥羅市.....	二一
(五) 在克西里夫的田舍.....	二二
第四章 假如說你的成功是你的生命換來的.....	二七
(一) 同「肺病」一道到南俄.....	二七
(二) 僧侶和暗探.....	二八
(三) 戲劇生活開始了.....	二九
(四) 名更大了・病更重了.....	三四

第五章 眼淚裏的笑和哀愁裏的愉快……………三八

(一) 他同李維丹……………三八

(二) 他同蘇伏林……………四〇

(三) 他同盧克田宅……………四二

第六章 旅行……………四七

第七章 梅里荷福……………五〇

第八章 耶爾泰和最後的六年……………七五

(一) 最後的新居耶爾泰……………七五

(二) 結婚……………七六

(三) 同高爾基的友情及其他……………八二

(四) 如果時光能爲我停留……………八六

第九章 「鎮魂曲」……………九一

第一章 樂隊的夢也只好瓦解了

誰知道街都要改名字呢？波立寸斯克改爲「柴霍甫街」！

一八三四年，在渥斯大勃的寺吏處，有一個學習製曲的少年，天賦給他很多的聰明，和神怪似的才氣，打幼小的時候起，他就嗜好音樂，他到寺吏處學習不到三年，自己已經能够玩小提琴了，他又回家自修了三年之久，可是他突然不幹音樂了。

他跑到格爾斯地方去當糖商，誠誠懇懇的去弄生意，來往於莫斯科之間，幫別人送遞銀款，決不吃雷，決不從中撈摸一手，同時在沿途做點販賣家畜的生意，也只名憑天良，將本求和，就這個樣子又幹了四年，纔遷移到泰甘盧地方，往移民商店去仍舊爲商，在商人的登記表上，這少年寫着他自己的畧歷：

我——巴羅，伊哥洛羅奇，我祖先是被解放了的農奴，曾用三千五百個盧布；贖買了自己的家人，在唐斯克軍事區域落業，曾給一八二二年著名的布拉托夫伯爵的政府長期服過務。

巴羅仍舊用誠誠懇懇的態度去弄生意，和泰甘盧的二等商人相處甚好。

他不該冒險去做城裏的買賣，因此不幸把他自己所開的雜貨店也弄虧了本。

青年奏琴的技巧和音樂之火焰又重復燃燒到他的心裏來，他跑去獻身於教堂的樂隊裏，作指揮，也奏提琴，（註一）間或高興了，還作畫，還爲教堂裏的神學家約爾畫過肖像，天知道這些不太高明的傑作；會成爲博物院以後最寶貴的紀念物。（註二）

俄羅斯的冬季來了，愛情似乎不怕風雪！

當時俄國的羅紗商人，每年把自己的貨品推銷到全國去，賣完了，他們就到泰甘盧來休息。

這年，一八五四，從莫爾上司克，有一家羅紗商人兼智織階級的；便到泰甘盧來休息，帶着他們一個沒有出閣的閨女——葉芙格麗雅小姐，她雖然已經成了年，但她還是個小姑娘的脾氣，她一路上寫着沿途所見所聞動人的小說，描寫那些騎馬的人，走遍全俄羅斯，她心理想：「要是我也當了媽媽，有了兒女，把我這些個小說給他們看，給他們讀，那真不知道他們會多麼歡喜呀！」

他們一家人在休息的泰甘盧地方，她上禮拜堂去做禱告，便遇見了教堂樂隊裏的指揮——那位低沉又高揚的提琴手巴維，一見鍾情，她便虔誠的愛上了他，而他呢？

他不久就知道了她的愛，同時更知道了她的德性，屬於葉芙格麗雅的慈良，沉靜和溫柔，於是他們倆便傾心相愛。

不久，在這年的十月二十日，巴維和葉芙格麗雅結了婚，天經地義的，這便是偉大的柴霍甫的一雙父母。

誰知道街都要改名字呢？

結婚之後，又相隔六年，在古老的波立寸斯克街，四十一號內，那所大院子直到如今都好像還帶着世家門第的風味，光陰輪到一八六〇年正月十七的這天，使八十年代俄羅斯文壇風雲變色的入物降生了。

巴維家裏，他那淑慧的妻子葉芙格麗雅；臨褥生第三子——安東、巴夫洛維奇、柴霍甫。

孩提時代的柴霍甫，是寄養在莫拉斯丁爾斯克街上的摩也西葉發家，而幼年時代，則在他父親所置的葉里沙維金斯克街的新居裏。

他妻子懇求他得給孩子們受良好的教育，於是巴維遍訪那些泰甘盧的學校，詢問出他們那一個規模宏大教學嚴格；那一個最流行而最有益？

結果，選定了希臘文，他的父母就把柴霍甫送進希臘文學校，柴霍甫在那兒專心學習了兩年之久，在校的時候，他做學生爲人極其誠實，除了問或跟教員們談天之外，他生性又很沉默，別的事情都少有去做。

從希臘文學校出來，又纔轉學到市立的「古風中學」裏去。

他回家的時候，便溫習課程，學着編寫東西，他們的父母擁有五男一女，他們年長的幾弟兄都很能幹，大哥亞歷山大能够修理電台，二哥尼古拉能够繪畫，第三子柴霍甫能够編寫書文，四弟伊尼能够裝訂書籍，五女瑪琳和六子米哈（註三）年紀尚幼，比較要調皮一點，要媽媽操心的時間比較多。

現在，葉芙格麗雅完全把生命獻給她自己的孩子了，一天到晚忙着主婦所作的事情，替大的整理衣裳，給小的縫着涎圍，風吹來，孩子冷嗎？夏天，給他們水果吃，用這充滿了母親的慈愛，以代替她年輕時候少女的樂趣。

閒時候便拿她從前寫的小說給他們讀，講奴隸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給他們聽，孩子們便都熱烈的敬愛他們的媽媽。

葉芙格麗雅對任何的人都好，對困苦的人更好，連小雀子小動物她都很善良的去愛護牠們。但只有一種嗜好；是她第三子柴霍甫所不贊成的，那就是媽媽喜歡採摘花朵到屋子裏來，插在瓶裏，柴霍甫心裏總想說：「媽媽，這些個花要是

生長在外面的地上多好着呀！」

傍晚，父親從露天木棚下的小商店回來了，把孩子們叫攏來，開始合唱着歌曲，自己高興哼着歌譜，柴霍甫在他們「家庭合唱團」裏，唱的是 *Baritone*。月亮出來了，巴維同他第二個會畫的兒子尼古拉，到涼台上去，對着星月，父子倆合奏着提琴交響曲，其餘的兒女們便是家庭聽衆。

巴維有一個「野心」，也可以說是一個「夢」，他想把他的幾個兒子，和他，組織成一個很好的「樂隊」，能够上教堂裏去演奏，能够上官廳裏去表演。

但是他一方面又得爲自己的業務奔忙着，這時候從東高加索的羅斯托夫地方建築了一條鐵道，貫通了泰甘盧的貿易交通，並且還接連着許多鄰近的城市，巴維就在這其間順便做着生意，他除了爲教堂服務——唱歌和拉提琴之外，一部份時間便作買賣，他雖然想把孩子們組織成「樂隊」，但他同時也想把孩子們領到市場上去，在那些露天木棚下的小商店裏，教導孩子們懂得一點他所謂的「經濟的眼光」。

孩子們除開這些玩法以外，還到碧藍色的海濱去捕魚，還到花枝開滿的公園裏去散步，最小的八歲米哈便玩弄皮球，回到家裏，年長的又還得學習整理家務的事情。

他們享樂的時候是充分自由的，但在家庭的制度上却很嚴格，間或還要施行點「體法」，這些個老毛病在未來的作家柴霍甫的心上，精神上，留下了不快樂的痕蹟。（註四）

但他却一直覺得：「父親是個能幹人，媽媽就是父親的靈魂！」

他們有一個鄰居，孩子們管她叫「法國太太」，這位法國太太常常過來教孩子們學法文，還教他們彈鋼琴，她本人在國立銀行裏當小職員，她從前的生活很不固定，她曾經流浪到許多地方去過，在許多地方作過許多次家庭教師，巴維他們家裏很歡迎她，她還在他們那里編纂了些曲譜，又給他們組織了一個家庭的神學會，（註五）六個孩子中間，她覺得巴維的第三子柴霍甫最有天才，最有希望。

每逢禮拜六一家人都到教堂裏去做晚禱，回家以後，還繼續唱許久的讚美詩，由父親或者長子出來朗誦簡短的禱告詞，然後大家再唱着聖詩或者讀一章聖經，第二天早晨他們提早吃了午餐，吃完後，還得到聖母像的面前去做默禱，（註六）去再唱聖歌。

柴霍甫便在這種環境中漸漸的成長，他是一個健壯聰明活潑的小孩，是極會諧謔而又極有見解的人，在他的弟兄們當中，他算最有才幹，最精明。

他不管是聽了講演回來，或者觀了劇回來，他可以把那位講演家的態度，或者舞台上各種角兒的動作，摹仿得活像。

家裏人吃過晚飯，大伙兒坐在屋子裏，父親就開腔了？「老三，表演一個甚麼給我們大家看看？」於是柴霍甫說：「讓我來一次老學究讀文章吧。」收場，總是弄得衆人鬨堂大笑。（註七）

他不單是在遊戲場中擔任健將，而且在料理家務上也是一個傑出的人才，不久他就當了弟兄中間的「會計」，最驚人的，是他一面當會計，一面又學會了小俄羅斯語。

不久，他光榮的戲劇生活開始了，柴霍甫寫的一齣詩劇，被當地一個祭日選爲上演的角本，那天，地方官和外國的領事們，都來齊集觀劇，而柴霍甫便盛裝君臨，穿着一身新新的學校制服，帶着一頂祖父遺留下來的舊帽子，就這樣兒同廳長一排坐下，人人都背地裏問：「這孩子就是劇作家麼？」

當他光榮的生活開始，在莫斯科，正直他父親巴維，伊哥洛維奇因病逝世，（註八）年長的亞歷山大和尼古拉便奉命到莫斯科去送葬。

從此，巴維的「野心」竟自長眠於地下，「樂隊」的夢也只好瓦解了，在泰甘盧地方的教堂裏，不再聽見巴維唱他自己得意的聖歌了，也不再聽見他手中的

提琴，隨着風，低沉又高揚。

黃昏，有一黑衣婦人帶着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上禮拜堂去，跪在主的脚前，流着眼淚，她，便是死者巴維的妻子，柴霍甫的母親，葉美格麗雅，和她沒有父親的幾個孩子。

柴霍甫也想到「樂隊的夢也只好瓦解了！」

（註一）柴霍甫後來把他父親的故事，寫入短篇小說「唱詩班」。

（註二）此畫至今尚掛在耶爾泰地方柴霍甫的博物館裏。

（註三）米哈·柴霍甫——是安東·柴霍甫的六弟，他活到最後一個纔死，安東·柴霍甫在生的時候，他同他一塊兒過活，他的作品他都得以一一先讀，後來他臨死寫了一冊「安東·柴霍甫事蹟」（Anton Telenov's Story），這書的行文却非常難澀，但句句都是事實，爲

本文重要參考書之一。

（註四）柴霍甫後來把這段事，寫入小說「我的生活」中。

（註五）他後來把神學會的情況，寫入小說「貴族之妻」中。

（註六）他後來把這段故事，記載入小說「神聖的晚上」，對這種祈禱的熱心，和期望着的讚唱職業，他却不大滿意。

（註七）他後來把這段故事，寫入最早一個短篇的處女作裏——「給鄰居教師的信」。

（註八）別的傳記，又說他父親死得最晚，只早柴霍甫五年，我沒有依照這種說法，因爲我認

爲蔡雲甫的成功，「少孤」是其原因之一。

第二章 在泰甘盧幾年清貧的生活

自從他們的父親死後，他們的家境就一天比一天困窘，不得已纔把葉里沙維金斯克街——父親昔年手置的新居賣掉，孩子們整天奔走着，勞動着，爲了一家人的生活。

可是到晚上，他們仍舊很快活，柴霍甫埋着頭練習寫他的作品，其餘的弟兄也各玩各的。

要不，就圍到一塊兒講故事，媽媽有媽媽的；姨媽妃杜香有妃杜香的；乳娘又有乳娘的；她們對孩子所講的故事，就是她們以往自己如烟雲似的生活。

媽媽講她從前當小姐的時候，坐着馬車旅行俄羅斯，旅行這一省，又旅行那一省，後來纔到達泰甘盧，碰見過打扶，遇見過聯軍們玩大礮，（註一）不久在禮拜堂看見了孩子們的父親，嫁給他，給他生孩子，自己纔落點在這泰甘盧地方。

他們的姨媽妃杜香，是他們媽媽的親妹子，這位有着肥胖又有着永遠憂愁的婦人，她不僅是對柴霍甫這幾個外甥們不怎麼愛，她對其餘的人也都不怎麼愛，

她本人非常好吃，她住家在魚市上，同屠夫西維奇兩隔壁，西維奇很信任她家，經常把積蓄的錢都寄在她們那兒，（註二）妃杜香常常夜裏到柴霍甫家裏來，講着她自己一生平平淡淡的故事。

至於他們的乳娘，這那優秀的老婦人在柴霍甫家裏曾經住了很多年，她那豐富的生活經驗，便成了她口中動人的故事，她幼年時候曾經住居在一個名城，同將軍的女兒交過朋友，並且在那年那一個黃昏，她還幫助過將軍小姐脫離家庭，同一位年輕的男爵私奔。總之，他們這位乳娘的人生是極其奧妙，而且最富於詩意，（註三）所以她在如今，夜晚，孩子們的面前，她嘴裏的話總是極其奧妙，而且總是最富於詩意。

像她們這些個已往如烟雲的生活，既流入夜裏的故事，這對於柴霍甫未來的作品，會有甚麼樣的感染呢？

無疑的，泰甘盧這地方的人物，思想，風景，自然而然會反映到柴霍甫的作品裏去。（註四）

他在泰甘盧中學時代讀書的風光，也成了他以後重要的題材。

比如說學校監督寄雅可奴夫，因為他走路走得很慢，像爬，所以混名叫做「蠅蚣虫」，這位先生，也成了柴霍甫後來小說裏的英雄，（註五）他令柴霍甫忘